

- ☆ 張叡文 (2022), <論共同正犯之脫離及其相關爭議>, 《玄奘大學法律學報》第 38 期。
- ☆ 黃惠婷 (2006), <參與犯之中止犯問題>,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86 期。
- ☆ 蕭宏宜 (2014), <共同正犯的概念內涵與實務發展>, 《法令月刊》, 65 卷 2 期。
- ☆ 李進榮 (2006), <論數人參與犯罪之中止(下)>, 《日新》第 6 期。



正向犯罪學的意義、 特徵與應用

許春金^{*}、游伊君^{**}、石嘉程^{***}、
呂宜芬^{****}、黃富源^{*****}

要目

壹、緣起與背景	三、韌性與保護因子
一、緣起	四、接納社會學
二、背景	五、再整合性羞恥
貳、正向犯罪學的意義與特徵	肆、正向犯罪學之相關實務應用
一、正向犯罪學的意義	一、犯罪預防也可以是一種正向犯罪學
二、正向犯罪學的特徵	二、犯罪終止與復元
參、與正向犯罪學相呼應的理論模式或觀點	三、修復式正義
一、正向心理學	四、問題解決法庭
二、和平建構犯罪學	

DOI: 10.6460/CPCP.202604_(43).0002

*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校區犯罪學博士，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博士生，銘傳大學比較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通訊作者：yichun.yu@gmail.com。

***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碩士，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研究員。

**** 美國聖休士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博士，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

***** 美國聖休士頓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博士，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 | | |
|---------------------------------|------------------|
| 五、優勢導向社會復歸取向與美好生活模式 | 三、缺少理論之嚴謹度及明確度 |
| 六、戒癮十二步驟 | 四、有時對受害者需求的邊緣化 |
| 七、藥癮治療性社區 | 五、對於某些高風險或傷害過於天真 |
| 伍、有關正向犯罪學之挑戰 | 六、實務運用上之侷限性 |
| 一、實證上仍顯脆弱，有待強化 | 陸、結論 |
| 二、過度強調個人改變，忽略了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或系統上的不平等 | |

摘要

鑑於傳統犯罪學較著重探討負向影響因子及負向反應策略（如懲罰、隔離或標籤等），正向犯罪學主張，正向因子對犯罪者成功復歸社會之影響與作用不應被忽略，同時探討正向取向的犯罪預防策略，希冀以此彌補傳統犯罪學之不足。

正向犯罪學是一概念架構之統稱，由許多具正向元素之理論或模式所組成，以此架構協助研究者及實務者間彼此的溝通與對話，其特徵包括：（1）強調正向經驗或互動對行為具影響力；（2）強調犯罪終止和行為轉變；（3）打破隔離，強調人際、內在個人以及靈性此三個層次之整合；及（4）強調全方位問題解決途徑，如修復式正義雖強調修復因犯罪事件產生之損害，亦不忘預防未來犯罪，而可成為一較完整的問題解決正義模式。

正向犯罪學理論概念廣泛應用在犯罪預防、個人的創傷成長、和平建構、社區警政、修復式正義以及包括戒癮十二步驟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等之矯治方案。雖然，相關實證研究展現出正向犯罪學之有效性和福祉性，但正向犯罪學仍面臨多項挑戰，包括：在實證上仍顯脆弱、過度強調個人改變而忽視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或系統上的不平等、理論嚴謹度有待強化、有時忽略受害者需求、對某些高風險或暴力傷害過於理想化及文化和脈絡的侷限性等，而有待回應與克服。

關鍵字：正向犯罪學、和平建構、修復式正義、戒癮十二步驟、藥癮治療性社區

Signific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Chuen-Jim Sheu^{*} & Yichun Yu^{**} & Jia-Cheng Shih^{***} &
Yifen Lu^{****} & Fu-Yuan Huang^{*****}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raditional criminology tends to focus on nega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active strategies—such as punishment, isolation, and labeling—positive criminology posits that the influence and function of prosocial factors in promoting offenders' successful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t the same time, it encourages

^{*} Ph.D., Graduate School of Criminolog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 Doctoral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rrectio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ssistant Researcher, Comparative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Center, Ming Chu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ichun.yu@gmail.com.

^{***} M.A., Graduate School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searcher, Taiwan Innocence Project.

^{****} Ph.D.,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rrection,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Ph.D.,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Ming Chuan University.

exploration of proactive and positive-oriented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riminological approaches.

The study finds that Positive Criminology is a collective term fo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various theories and enforcement models that incorporate positive elements. Its key features include:

- (1) an emphasis on positive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s;
- (2) a focus on desistance and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 (3) breaking down separation and emphasizing integra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trapersonal (inner self) growth, and spirituality; and
- (4) a holistic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traditional frameworks. For example, while restorative justice centers on addressing harm to victims, it also places importance on addressing offenders' needs and promoting their reintegration into society. Though restorative justice emphasizes healing and repair, it also aims at preventing future crime, thereby offer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model of justice that solves problems at both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levels.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fields such as crime prevention, post-traumatic growth, peacebuilding, community policing,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habilitative programs, including 12-step addiction

recovery and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Empirical research ha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well-being-promoting potential of Positive Criminology-based approaches.

Although empir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well-being-oriented aspects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the approach still faces several challenges. These include a relatively weak empirical foundation, an overemphasis on individual change that tends to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and broader social systems,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rigor, occasional disregard for victims' needs, idealization of high-risk or violent offenders, and limitations in addressing cultural and contextual diversity.

Keywords: Positive Criminology, Peacemaking, Restorative Justice, 12 Steps of Addiction Recovery, Therapeutic Community

壹、緣起與背景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Therefore the Sage is always a good savior of men,
and no man is rejected.

(老子 道德經 27 篇)

一、緣起

正向犯罪學 (Positive Criminology) 一詞首見於 2011 年由以色列犯罪學家 Natti Ronel 與 Ety Elisha 所發表的一篇文章：「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troducing Positive Criminology」(不同的觀點：簡介正向犯罪學)。在該文中，他們指出，傳統的犯罪學研究者主要聚焦探討影響犯罪或偏差行為的負向因子或力量 (且對犯罪的反應方式亦較為負向，如：懲罰、隔離或負向標籤等)，而忽略諸多導致個人遠離犯罪或偏差行為，以及能長久停止犯罪之影響因子或正向力量；正向犯罪學則希冀能補足此方面之缺失或不足 (Ronel & Elisha, 2011, p. 306)。

Ronel 與 Elisha (2011, pp. 306-307) 也指出，正向犯罪學並非一個理論名稱，而是一個概念觀點，為涵蓋多項犯罪理論或模式的統稱，包括個人所經歷的正向力量或互動，如自我協助的復歸團體 (戒癮十二步驟即為適例)；強調正向元素的善意互動、社會接納及再整合羞恥等；以及個人具正向特徵的韌性等而能帶動創傷中之成長。同時亦可由此發展、創造具正向元素之犯罪預防方案。事實上，

正向犯罪學擴充了傳統犯罪學的觀點，並可大量運用於犯罪矯治、復歸與預防。

二、背景

社會和犯罪爭鬥已久，渴望犯罪不再發生，而大部分的社會和個人是以負面的方式看待犯罪，認為犯罪是一種傷害、不公義、痛苦或災難，因此社會對犯罪的反應往往也是如此負面，亦即以各種負面的方式試圖減少犯罪所造成的傷害或預防其發生，如長期隔離、在監表現良好者或再犯可能性低者方可假釋等。另外，人們也以監控或各種矯治方案試圖改變犯罪者，助其復歸社會，其中同樣充斥著各種負面元素。甚至，在犯罪學的研究上，大多亦著重於負面的因素，如犯罪原因的負向事件與環境、高風險再犯者的負向特質與監控等。簡言之，社會認為犯罪是負面的，也據以同樣負面的策略或觀點回應之。然而，誠如 Ronel 與 Segev (2015) 所指出，當大家認為負面是唯一的真實，人們生活的世界也很可能變成負面且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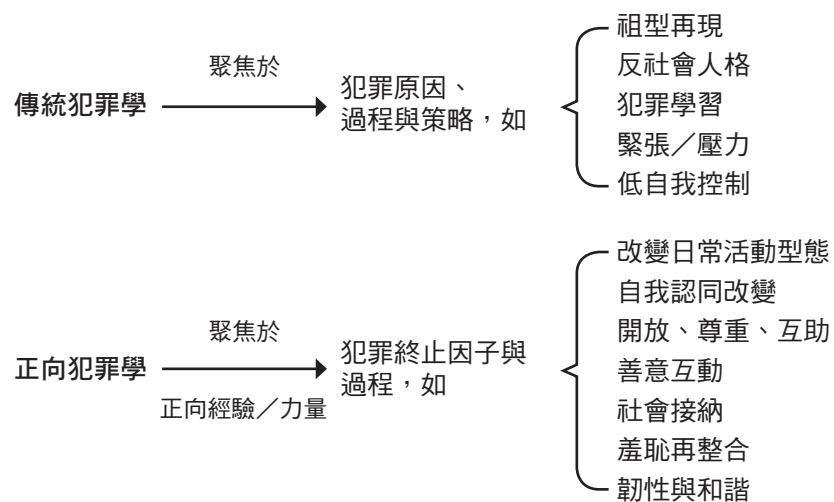
不過，並非所有觀點皆忽視正向要素之重要性，如 Maslow (2004) 專注在人類行為的正向和正常元素，而非異常。事實上，即使在困難環境中，人們仍有成長和忍受的潛能。有如意義治療 (Logotherapy) 大師 Viktor Emil Frankl (1988) 主張，意義的意志可以轉化成正向的自我實現預言。良善 (goodness) 可以克服邪惡 (evil)：正向、善性的人際互動，易獲得工作對象的信任和行為改變效果。

正向犯罪學是以不同的典範 (paradigm) 來看待犯罪理論、對犯罪的回應及對加／被害者的處遇等。當前犯罪學的對話與討論中，雖非無與正向元素相關的理論與觀點，但未給予此種典範充分的關注與實踐 (Ronel & Elisha, 2011)。事實上，當代已有諸多理論與實踐認識到管理再犯風險、降低負向性格特徵等並不足以協助犯罪者復歸社會，故不同以往僅將焦點置於負向的因素、後果與風險，正向犯罪學同時重視能整合提升「善良」並因此能進一步導致犯罪終止與提升加／受害者福祉或療癒的力量。正向犯罪學強調以正向觀點、經驗、形象、想法及概念等來對抗過度強調負面的傾向，將對犯罪的負向反應轉變成正向：從避免、消除或降低負面或邪惡，到提升、增加或創造良善、幸福或美好的一面 (Ronel & Segev, 2015)。

當人們希望社會變得更為正向時，自然而然應採取正向之作為，故正向犯罪學支持以正向的方式來改變人類的行為，包括許多不同的理論和實務，例如修復會議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 的進行會使加／受害者獲得有建設性且正向的經驗，加害者更可從中意識到行為帶來的後果，從而培育責任心等 (Hayes & Daly, 2003; Hayes et al., 2011)。正向犯罪學是要聚焦於正向情緒、經驗和機制而能提升個人福祉且降低負向情緒、行為和態度的研究與理論。不僅如此，這些經驗的核心目標是要能達成社會包容 (inclusion)，同時在三個層次上進行整合：社會 (social)／人際 (interpersonal)、內在個人 (intrapersonal) 以及靈性 (spiritual)，這樣整合性

的作為可以對抗在成為犯罪者或被害人時的分離感 (Ronel, 2015a)。目前社會對犯罪的反應往往負面而易導致社會排除，故正向犯罪學也鼓勵社會要建立「整合性態度」(integrative attitude) 以提升犯罪者或被害者的社會整合。正向犯罪學與傳統犯罪學之差異如圖 1 所示。

圖 1
傳統犯罪學與正向犯罪學之差異



貳、正向犯罪學的意義與特徵

一、正向犯罪學的意義

根據 Ronel 與 Elisha (2011, p. 307) 的定義，正向犯罪學是聚焦於探討個人所經驗並能造成犯罪終止的正向力量或影響，無論是由正式或非正式治療／干預方案所提供

(如：戒酒無名會)，到正向社會元素(如：善意互動、社會接納、羞恥再整合)，或根基於正向個人特性(如：韌性(resilience)與和諧)等均可稱之。以正向途徑而達成犯罪預防亦可稱之。正向犯罪學並非單一的理論，而是由目前許多有關於犯罪、偏差、被害、個人與團體復歸社會之不同理論、模式或假設等整合組成，其主要目的在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或預防有(再)犯罪風險者涉入犯罪(Gal & Wexler, 2015; Ohayon & Ronel, 2024; Ronel, 2015a; Ronel & Elisha, 2022)。這些理論或模式(如：和平建構犯罪學、接納社會學、犯罪終止¹、修復式正義及社區警政等)早已存在於犯罪學文獻或刑事司法實務工作中，在正向犯罪學的觀點下，它們的共同特徵是透過「正向元素」的作用，如接納、包容、鼓勵、尊重、同理心、寬恕及關懷、正向典範、創造性思考、靈性提升等，而希冀產生融合、成長與再犯預防或犯罪「終止」(desistance)等的結果(Elisha et al., 2012, 2013; McFarlane, 2023; 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 Ronel & Toren, 2012)。簡言之，正向犯罪學試圖找出能夠帶來犯罪終止與犯罪預防等成果的正向元素，並透過不同途徑強化之。

¹ 本世紀初期，鑑於有關犯罪終止(desistance)概念之模糊不清，Maruna 與 Farrall (2004) 指出，猶如標籤理論家 Lemert (1967) 所提出的初級偏差(primary deviance)與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nce)，亦有初級終止(primary desistance)與次級終止(secondary desistance)之別。後者有所謂不犯罪者或守法者之身分認同(identity)產生，前者則無。研究者應聚焦於後者之研究。參見本文肆之二。

為何要有正向犯罪學？首先，傳統犯罪學大多關注犯罪的原因與相關的負向因子，卻對於犯罪者如何復歸以及促成復歸之正向因子知之甚少，甚至因而忽略了犯罪者終止犯罪、遠離犯罪的可能性，正向犯罪學即是對於傳統觀點的補充與平衡（Ben Zvi & Haimoff-Ayali, 2015; Elisha & Ronel, 2023; Nikolic-Ristanovic, 2014; Ronel & Elisha, 2011）。這樣的觀點可以讓人們改變犯罪學的論述和研究方向，產生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擴充目前以犯罪風險或負向犯罪因子為主的犯罪理論論述，而將優勢（strength）和正向力量等含括於內，且能成功協助個人或團體矯治並復歸社會或預防犯罪（Elisha & Ronel, 2023; Ronel & Elisha, 2011, 2022）。

Ronel 與 Elisha（2011, p. 306）也發現，犯罪學累積相當大量的文獻探討不同犯罪類型的原因或過程，亦發展干預方案及其評估等，用以面對犯罪問題。然而，從這些「負向」觀點所延伸出來的干預策略，卻往往未能達成顯著降低再犯的目標。這或許意味著現行模式須與強調個人優勢發展的正向模式進行整合，而不是只有負向特性的去除、抑制或控制等干預方案。而與正向犯罪學相較，傳統犯罪學可能較聚焦於犯罪的原因和過程之探討，但對高風險個人在日後如何終止犯罪卻提供極少的訊息與研究。

當然，現存犯罪學並非沒有正向的理論或觀點（如：Sampson & Laub, 1993; Laub & Sampson, 2003），但這些理論並未被界定為「正向」，也未能整合成一大架構，而成為

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間的共通語言以促進兩者間的對話溝通，或用以鼓勵更多研究。不僅如此，正向觀點的犯罪理論很少受到主流犯罪學的關注與對話，主流犯罪學亦過於強調負向觀點及失敗的案例。整合傳統犯罪學與正向犯罪學可以提升犯罪學的廣度和完整度，以及兩者間對話的豐富性。

其次，如 Ronel（2015a, pp. 20-21）所指出，正向犯罪學承認，眾人應有一個對社會的共同願景（shared vision）：人們雖需要探討犯罪學議題的「實然」（what is，如：何種預防策略有效？）；然而，更應進一步站在道德高度、生命意義和人類信仰的價值上，強調「應然」（what ought）之層面（如：人們應該要生活在何種社會中？）。他引用 Kohlberg（1981）的論點，指出：「實然」若欠缺確定的「應然」，便無法單獨存在。若人們是生活在一個漂浮的社會脈絡之下，人生會顯得空虛。因此，正向犯罪學的討論不僅更豐富了犯罪學的內涵，也讓犯罪學研究者的生命更有意義。

第三，正向犯罪學是要對人類的存在和社會生活期許「可能的樣貌」，甚至「嚮往的樣貌」（what is wished）加以界定提出，讓社會的每一個分子同蒙其利。正向犯罪學不僅是在研究和移除再犯風險或被害風險、建構正義系統等，更要進一步藉著關懷、仁愛等打開和發展人類潛能及人類成長的機會之窗。它代表著犯罪學的實踐是有一個鮮明的願景：超越日常的金錢需求、風險等，在生活中追求生命意義，看到嚮往的高尚意圖（Ronel, 2015a）。

二、正向犯罪學的特徵

為了要強化對正向犯罪學的瞭解，本文列出正向犯罪學所擁有之四項特徵。

第一是強調正向元素或經驗對行為的改變，包含正向的經驗、具善良意圖的人生相遇、充滿挑戰的正向成長經驗等（Ronel, 2015a; Ronel & Elisha, 2011; Ronel & Segev, 2014; Ronel & Toren, 2012）。正向的經驗、相遇與成長所帶來的影響並不亞於負向經驗（Ronel, 2013, 2015b），此種影響龐大且長遠。如相關研究發現，接受來自志工等充滿善意與愛之幫助，將使受幫助者感受到被接納、體認到其自我價值，並獲得安全感等，甚且，此種接受幫助的正向經驗，在日後有可能轉化為幫助他人之動力，如曾接受志工幫助者，轉而擔任從事志願服務之志工（Ben Yair et al., 2025）²。此代表犯罪者可能自正向經驗中發展出促成犯罪終止之想法或機制。其他研究亦指出，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療與介入所帶來的正向經驗，有利於犯罪者或偏差者改變與復歸社會（Bensimon, 2024; Gold et al., 2017; Ronel et al., 2013）。

但正向與否常具有主觀性與相對性，且受到內外因素所制約（Ronel, 2015a, 2015b, 2017; Ronel et al., 2013）。尤其感官的正向經驗可能來自於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如成

² 如此歷程符合所謂「習得利他主義」（acquired altruism）之概念，即過往接觸利他主義之價值觀，並將其內化，終而獲得之（Ben Yair et al., 2025）。

癮者或許能透過用藥緩解心中的痛苦、減輕內心的混亂，但用藥對其本身卻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Ronel, 2017）。自我中心強烈者則可能會因為完成一項傷害他人之行為而獲得正向經驗（如：性侵害）（Ronel, 2015a）。這些正向經驗無助於遠離犯罪，甚至可能加劇犯罪（Ronel et al., 2013），故下述第二項特徵對於正向經驗之界定至關重要。

第二是強調犯罪終止和犯罪預防。正向犯罪學試圖找出促成犯罪終止和犯罪預防之正向因子與優勢（Gueta & Chen, 2015; Ohayon & Ronel, 2024），希冀在正向經驗影響下能夠達到犯罪終止與犯罪預防（Ronel, 2013; Ronel & Segev, 2014; Ronel & Toren, 2012）。為了要改變個人錯誤的思想、信仰、情感、行為並預防其發生，我們需要強調轉變。Ronel（2015a, p. 22）主張，正向犯罪學應以「設身處地」的黃金準則（Golden Rule）³作為終止犯罪之方向。正向理解個人的價值與信仰，而為犯罪終止之努力。例如，同性戀雖仍為一些社會所不容，但依照黃金準則，並非犯罪終止的對象；但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卻可成為預防及終止的對象。

³ 所謂黃金準則，即「我們應以自己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他人」（Reinikainen, 2005, p. 155），意思類似於人們常說的俗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Ronel 等學者皆聲稱正向犯罪學遵循黃金準則（Elisha & Ronel, 2023）。不過，Ronel（2015a）的說明指出，若以黃金準則區分對錯與判斷何種行為是應終止之界線，則應以受影響者的角度出發，想像行為是否可被受影響者所接受。在此一觀點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似不符合正向犯罪學強調從受影響者角度出發的觀點，因此本文使用「設身處地」描述黃金準則。

另一方面，Ronel (2015a) 強調正向犯罪學對於恩慈行為 (benevolences) 與超義務行為 (supererogation) 的願景，亦即在犯罪終止的過程中，除前述黃金準則外，更要以所謂無條件的愛 (或純愛、大愛，agape) 作為努力的方向，以提升自我。Agape 是指激發人們去做超越責任範疇的行為 (Kohlberg, 1981, p. 352, as cited in Ronel, 2015a, p. 22)，代表一個人願意無條件地提供善意予 (有需要的) 他人，是一種自願選擇為他人服務的愛 (Enright et al., 2022)。換言之，正向犯罪學強調，不只要讓人「做對的事」(以黃金準則作為標準，朝犯罪終止之方向努力)，更要讓人願意無私地為他人付出。

第三是強調整體整合 (或融合，integration)。透過社會與個人 (即人際) 的整合、個人內在的和諧與整合以及靈性的整合而達到整體或全方位的整合。犯罪牽涉到個人的分離感，因此，只有透過相反方向的整合才能維持復歸與復元 (Ronel, 2015a)。此外，人際的整合與個人的整合往往不足，而靈性的整合更可降低個人內在的犯罪驅力，並達成永久的犯罪終止。亦即，靈性的整合雖非犯罪終止所必須，卻可長久防止再犯——找到生命更深層的意義，或降低犯罪者的自我中心。

第四是強調全方位問題解決途徑。這是正向犯罪學最大的特徵。所謂全方位途徑是指，考慮或解決問題宜從系統化觀點著手，而非僅考慮孤立的個別化問題。它強調不同元件之間的互相聯結及互動，藉此獲得一較全面性或綜合性的解

決方案。以健康問題為例，不僅要重視身體的狀況，更要考慮心理、情緒、社會及生活方式等層面，才可以使個人健康的維持更為全面，而非僅止於治療目前所顯現的疾病。又如教育問題，所看重者不僅是學業成就，也要將社交技巧、情緒智商等納入考量，這樣個人的學習才有比較平衡的發展。也由於考慮整體元素，全方位的解決方案顯得較為平衡、有效及長遠。

正向犯罪學不僅考慮或解決目前的犯罪問題，同時重視造成該問題的相關個人、社會環境及物理情境等，對此均應有一有效處理方式。正向犯罪學因此強調應創造環境、提升正向發展和社會融合 (Elisha & Ronel, 2023; Ronel & Elisha, 2022)。例如，修復式正義理論雖以被害損害之修復為核心，卻亦重視加害者尊嚴及責任；另一方面強調處遇，亦不忘預防未來犯罪，而可成為一較完整的正義模式。

參、與正向犯罪學相呼應的理論模式或觀點

正向犯罪學並非一種理論，而是包含不同觀點、假設、模式與理論之廣泛視角。根據 Ronel 與 Elisha (2022) 之觀點，目前文獻上有五種已存在之理論模式或觀點為可呼應正向犯罪學觀點者，說明如下。

一、正向心理學

有別於傳統心理學僅研究心智疾病和失常的原因，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探討心智福祉與人類

幸福的發展，並在關注負向議題的同時建立最佳生活品質（Seligman, 2002;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而正向犯罪學受此啟發，主張光是強調導致犯罪的負向因子尚屬不足，犯罪學應多探討導致終止犯罪、成功復歸的正向因子和過程（Ben Zvi & Haimoff-Ayali, 2015; Elisha & Ronel, 2023; Maruna, 2001; Ohayon & Ronel, 2024; Ronel & Segev, 2014）。此外，正向心理學雖對於樂觀、熱情、善良、利他等投入大量關注，但亦認為對於憂鬱、焦慮、憤怒、懷疑等應等量齊觀（Rashid et al., 2024）；正向犯罪學亦不例外，此種概念並非要全然否定傳統犯罪學之存在價值，而是作為補充或進化觀點，使犯罪學所關注之面向更為全面。

雖然正向犯罪學與正向心理學皆強調探討正向因素的影響，但兩者仍有很大的不同，約略有以下四點：（1）正向犯罪學聚焦於犯罪者或受害者，有別於以一般群體和個人為目標的正向心理學；（2）正向犯罪學尤其關注犯罪預防、終止犯罪和矯治復歸等面向，與正向心理學著重於一般人類行為有其差異；（3）正向犯罪學雖有運用正向心理學的知識、方法等，但不限於此，同時亦融合其他各學科領域之知識與方法，如社會學、法學、教育、政治等；（4）正向犯罪學持有一定之道德立場，認為暴力、藥癮、造成傷害等行為乃錯誤、不可取者，而正向心理學往往不具道德立場（Elisha & Ronel, 2023; Ronel, 2013; 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

二、和平建構犯罪學

在美國，犯罪學傳統上是受軍事科學或戰爭的科學所主宰，其敵人是「犯罪元素」（The criminal element）（Pepinsky & Quinney, 1991）。對抗犯罪的刑事政策常使用戰爭的模式（war on crime），生活也因此被一場場戰爭所主導（Pepinsky, 2006）。例如，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在 1965 年宣布對犯罪的戰爭；而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於 1971 年宣布「對毒品的戰爭」（war on drugs），指出毒品濫用是「全民首要敵人」（public enemy number one）。不僅如此，戰爭模式的結果是美國的監禁人口從 1970 年代的約 40 萬人成長至 2010 年的 150 萬人（The Sentencing Project, 2024）。

犯罪即是暴力，懲罰與戰爭亦然（Pepinsky, 1991）。在戰爭模式裡，刑事司法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壓制和約制，而犯罪學的研究則聚焦在如何使這些「對抗犯罪的戰爭」的工具有效。但這使得暴力、仇恨、懷疑和恐懼等更不斷增長蔓延。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也顯得貧乏，淪為統治與懲罰的關係，寬恕與仁慈則消失殆盡。同時，人們也逐漸發現，這是一場對抗自己的戰爭，而眾人也逐漸在輸掉這場戰爭（Pepinsky & Quinney, 1991）。因此，有論者主張，應放棄戰爭模式，而採用和平建構（peacemaking）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衝突或社會威脅時，應以和平的態度，建立信任、安全與合作的學習和行動過程，擁抱衝突並以誠實且公開的方式進行對話（Pepinsky, 2006; Pepinsky

& Quinney, 1991)。對於和平建構而言，不讓衝突與憤怒演變為暴力與懲罰至關重要 (Pepinsky, 1991, p. 323)，故 Pepinsky (2015, pp. 109-110) 指出，人們應以愛的力量連結起來，在日常生活中共同互動努力而學習創造和平。

「仇恨孳生仇恨，愛則讓我們學會去愛」(Hatred begets hatred; love makes us loving.) (Quinney, 1993, p. 4)，因此，要終止痛苦並降低再犯，唯一的途徑是和平與社會正義，社會反應理應只有增加愛、同理等，亦即若欲終結使犯罪得以發生且延續之社會結構，則和平應深植於大眾的心中，甚至成為和平本身 (Quinney, 1991, 1993; Tift, 2002; Wozniak, 2002)。和平建構犯罪學與正向犯罪學均是以人性、互助伴隨和平主義的靈性認知為哲學基礎 (Wozniak, 2014)，且均強調較正向、人性化的解決方式，如協調、尊重當地解決方法及互助等正向解決途徑。因此，正向犯罪學主張要增加正向方法和經驗，包含強化人類的愛、家庭與社會支持、靈性／宗教協助和利他等，以此面對犯罪相關議題 (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

三、韌性與保護因子

所謂韌性意指個人在面對逆境、創傷、悲劇、威脅，甚或其他生命中的重大壓力來源時，仍能應對良好的過程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2020)。擁有韌性不代表人即不會經歷困難與痛苦，但確實能透過韌性帶來更為深層且多面向的成長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亦即能從困境中復甦，並成長茁壯。儘管如此，有

關韌性的討論或定義仍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包括韌性不斷演化的過程、逆境之後的健康轉折、不斷以正向積極態度向前、成功地適應一個動態系統及能夠長久維持福祉資源的過程等 (Southwick et al., 2014)，不一而足。

根據 Shean (2015) 的敘述，有關韌性及保護因子等概念的提出，主要是 1970 年代開始，有關兒童心神疾病風險 (children at risk for psychopathology) 的研究發現。研究者們發現，面對逆境與精神障礙 (mental disorder) 的風險 (如：有些兒童之父母具精神障礙問題)，有些兒童長大後卻有很好的適應與表現。面對逆境，是何因素促使兒童在未來仍能發展成長？韌性的概念於是被提出 (Shean, 2015)。這是正向內在機制的發展，如和諧、情緒堅忍等，可以協助一個人處理壓力、風險等情況，並從創傷中復元及對抗挫折 (Agaibi & Wilson, 2005; Ronel & Elisha, 2011)。在面對疾病、暴力、戰爭、死亡等風險因子，一個人尚得以正向調適及避免偏差／犯罪等，此乃因其具有內／外在保護因子，如智力、家庭支持等 (Ronel & Elisha, 2022)。韌性方法強調每個人皆有保護因子與風險因子，尤其保護因子可幫助人避免即將發生之犯罪或偏差行為。而這也改變了研究路線，即從心理病理 (mental illness) 影響因素的探索，轉變為影響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因素的探索，尋找如何有效提升年輕人心神健康的保護因子。而對生命的逆境研究也開始發覺，正向生命發展的轉折機會，顯著改善年輕人的心理、教育、機會和情緒等 (Shean, 2015)。

另外也有研究發現，在面對一些負向的致病因子時，有些人會給予這些負向生活一些新的意義，有如一項挑戰。在此種情況下，負向因子反而轉型成為提升成長、健康生活型態的因子，從而走出創傷，朝向復元與成長（Antonovsky, 1979），而非衍生為犯罪與風險狀況。故在正向犯罪學的觀點下，負向因子也具有使犯罪者成長與發展的潛力（Ronel, 2013）。此外，有研究發現，縱使是缺乏資源且經歷社會排斥者（如：無家者），仍可能在艱困的處境中發展出韌性（Ohayon & Ronel, 2024）。正向犯罪學認為風險和保護因子屬於動態、發展和情境因子，而非固定因子，人們的任務是要強調、探索與支持上述轉變與發展的可能性（Ronel & Elisha, 2011, 2022）。

四、接納社會學

與犯罪學及心理學相似，主流社會學所探討之議題亦以負面取向者為主，如聚焦於貧窮、汙名化、社會排除等議題（Thin, 2014），而非包容與接納。因此 Bogdan 與 Taylor（1987）倡議「接納社會學」（sociology of acceptance），主張以熱情和去標籤化接納偏差與犯罪者，且要成為社會學的一般性研究。Bogdan 與 Taylor（1987, p. 34）指出，當時社會學界充滿有關排除、標籤或烙印化等的相關研究或論述，如 Tannenbaum（1938）所謂「邪惡的戲劇化」（dramatization of evil），Lemert（1967）的「次級偏差」（secondary deviance）以及 Goffman（1963）的「烙印」（stigma），可謂是充滿了「排除社會學」（sociology of

exclusion）的論述和重要文獻，也幾乎主導了偏差社會學的討論。他們也觀察到，社會上有許多人對有先天或後天特殊生理或行為特徵者，如智能障礙或精神發展遲緩者、聾啞者、同性戀者、藥物濫用者及偏差行為者等有接納關係的存在，但卻缺少了此方面的相關研究。他們認同 Becker（1963）所述，排除／放逐並非偏差與犯罪唯一不可避免的結果，偏差行為或「偏差事業」（deviance career）的研究應注意包容與排除的不同型態（Bogdan & Taylor, 1987, p. 34）。

Bogdan 與 Taylor（1987, p. 35）指出，不論一個人哪方面如何地特別或不同，均不應被排除於接納關係之外。所謂「接納關係」（relationship of acceptance）是指，一般人和特殊特性者之間有一種關懷、親近和情感的關係，且是無標籤化的連續關係，不會否定差異也不會有道德歸咎。接納社會學是要探討這種有特殊特性者如何被一個人、群體、社區和社會所接納，而一般的社會服務機構又如何能想方設法整合受到孤立、隔離者。這種研究可以擴充人們對此種正向關係的瞭解，同時不以負向或譴責的態度看待後者的特性（Elisha et al., 2012; Ronel & Elisha, 2011, 2022）。

使用正向且人性化的元素，如互相接納、寬恕／原諒、利他、感恩等，而非控訴、羞辱、拒絕或排除／排斥等，或有利復歸矯治（Elisha et al., 2012; Ronel & Elisha, 2011, 2022; Ronel & Segev, 2014）。其中典型的案例即是「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 AA）與「戒毒無名會」（Narcotics Anonymous, NA）等自助團體之成癮者與社區或

團體間的正向接納關係，這些團體廣為社會所接納，是協助成癮者復元的橋樑（Ronel & Elisha, 2022）。自助團體的氛圍也充滿無條件的個人接納，表現在互助、愛、寬恕、同理等面向，而能協助成員克服困難，使之保持復元狀態而減少再犯（Chen & Gueta, 2015）。

五、再整合性羞恥

Braithwaite (1989) 提出以「再整合性羞恥」(reintegrative shaming) 而非「烙印性羞恥」(stigmatizing shaming) 協助犯罪者終止犯罪、復歸社會，是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基礎之一。再整合性羞恥是以尊敬的態度表達對犯罪行為的不贊同，認為行為人僅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但仍屬良善，只要給予機會，仍可避免再犯（Braithwaite, 1989, 2000），亦即，此種概念強調區分「人」和「行為」，譴責「行為」卻給予「人」矯正復歸的機會。再整合性羞恥要求行為人為其行為負責任，行為人也願意以賠償、道歉等來糾正此種不公正，因而可獲得受傷害一方的再接納，犯罪者進而得以復歸社會（Ronel & Elisha, 2022）。正向犯罪學主張應強化此種觀點，同時呼籲擴充此種有效管理罪惡與羞恥的機制，而能伴隨有意願復元者之再被接納或再整合的可能性（Elisha et al., 2012; Ronel & Elisha, 2022）。

肆、正向犯罪學之相關實務應用

目前為止，正向犯罪學主要運用在犯罪矯治、社會復歸及犯罪預防等相關實務。尤其各國每年均有成千上萬之受

刑人回歸社會，如何協助其適應社會、終止再犯罪是重要的學術與實務課題。美國在 2010 年後，為了改革高監禁率，推出許多改革措施，而有不同的司法典範及復歸方案出現（許春金等，2022），具體實現了包括修復式正義、治療法學（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終止犯罪理論及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等正向犯罪學元素。

正向犯罪學的原則包括了親近／接納（closeness/acceptance）、培養個人的優勢與才能、表現樂觀與希望、走出自我中心及提升自我效能等（Ronel & Elisha, 2022），而其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機會和情境挑戰而設計出不同的實務方案。現舉出正向犯罪學之應用領域如下。

一、犯罪預防也可以是一種正向犯罪學

所有犯罪預防皆可被認知為一種正向犯罪學，蓋其強調在既存風險下追求正向成果；不過，另有見解採取較狹義之看法，認為預防方案若納入負向機制（如：威嚇），則較不屬正向犯罪學之範疇（Ronel & Elisha, 2011, 2022）。後者之看法顯較為合理，避免過度將所有具犯罪預防功能之方案歸為正向犯罪學，使正向犯罪學毫無界線可言，然亦不可忽略兩者（正、負向）或可整合在一起以達到預期目標。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犯罪預防是指：「透過不同的策略或措施所組成的方案，用以干預影響犯罪的多重因素，以尋求降低犯罪發生的風險及對個人與社會的潛在傷害，包括犯罪被害的恐懼感」（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10, p. 9)，並將犯罪預防區分成社會發展性犯罪預防（透過社會、教育、健康及各種訓練方案以提升人們福祉和鼓勵守法行為）、社區為基礎之犯罪預防（以地區而非個人為方案實施對象，尤指高被害率地區，進而改變影響犯罪、被害及不安全感的地區情況）、情境犯罪預防（降低犯罪的機會與利益，並增加被逮捕的風險和成本）以及再整合犯罪預防（協助與刑事司法有涉之孩童、青少年及成人等能順利復歸社會而不再犯）（UNODC, 2010, pp. 12-16），並指出犯罪預防也可以和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永續生計（sustainable livelihood）等概念相連結，意即犯罪預防應符合當前的需求而不犧牲未來世代的需求。同時，犯罪預防應增加各地人口的能力及資源，並提供未來世代機會和世代間之資本（UNODC, 2010, pp. 18-19）。由此而觀之，聯合國所指涉之犯罪預防是相當符合正向犯罪學所提倡之以個人成長及包容、融合等為主之正向犯罪預防。

另一方面，由於正向犯罪學強調療癒、個人成長、正向經驗及社會整合等以預防犯罪，而非懲罰、監禁、嚇阻或標籤等，因此，當犯罪預防策略聚焦於強調個人（如職業技能訓練、人際關係與溝通訓練等）與社會因素（如：消除貧窮、降低社會亂迷等），而能降低犯罪行為，則人們得理解犯罪預防與正向犯罪學的理念一致，至少可包含幾類型之犯罪預防策略，如（1）建設社區：強化社區居民間的連結、支持和社會團結可以降低犯罪的動機；（2）提倡矯治與再整合：

幫助更生人復歸社會（如：教育、職業訓練等），提升正向認同，降低再犯；（3）鼓勵青少年社會參與：提供青少年教育機會、有意義的活動而能提升正向發展；（4）實踐修復式正義：聚焦修補傷害、重建關係而非報復、懲罰，較能孕育同理、負責任及療癒等；（5）解決犯罪根本原因：面對如貧窮、不平等、創傷、成癮等所形成之犯罪，以同理、建設性方式回應之。

事實上，Albee（1982）指出，自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社會科學的犯罪預防常採取人性化的典範（humanistic paradigm），希冀相信人的善良本性，而能提升人的潛能。在犯罪學的脈絡下，這樣的觀點即屬正向犯罪學之內涵（Ronel & Elisha, 2011, 2022），此種犯罪預防相信人有善性，期待能提升人的潛能和福祉。例如，Domínguez 與 Montolio（2021）對於「Barcelona Salut als Barris (BSaB)」，意即巴塞隆納社區健康方案（Barcelona Health in the Neighborhoods）進行研究，該方案主要在巴塞隆納中最为弱勢的數個地區推行，以減少地區間的差距。該研究發現，方案實施之短期內人身犯罪（crimes against persons）與親密關係犯罪（intimate crimes）有顯著降低，長遠來看，毒品犯罪亦有所下降。他們的分析結果認為，強化社區連結乃形成此種結果之關鍵機制。

值得一提者是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其主張警民要成為公共安全的夥伴生產者（co-producers）（Ronel & Elisha, 2022）。社區警政之工作方法包括社區夥伴、組織

變革及問題解決等，透過建立、強化或再建立警察與社區間之正向工作關係，而有利於犯罪預防，終能導致犯罪的下降（Gill et al., 2016）。而正向犯罪學亦強調社區融合、包容及合作協力等，故社區警政也是正向犯罪學之原則展現。

情境犯罪預防也可以是正向犯罪學的表達。情境犯罪預防是一種務實、認知人類行為功利性質（utilitarian）的犯罪預防典範，強調物理環境的設計和犯罪發生立即情境的修改，以降低犯罪機會。相反地，正向犯罪學則強調以個人成長、社會整合及正向守法經驗的孕育而能成為預防犯罪和提升犯罪終止的機制。乍看之下，兩者似乎南轅北轍，互不相干。但如能悉心規畫實施情境犯罪預防策略，融入正向犯罪學原則或精神，則不僅能設計降低犯罪機會的情境，亦能提升社區成員的生活品質，如公共街燈、社區巡邏、開放休閒娛樂空間等，以此降低犯罪機會，同時提升安全感、社會信任和團結、增進居民福祉等。

再者，當情境犯罪預防策略透過提升社區居民的參與，從而設計能反映社區居民需求的情境預防措施，不僅提升社區的集體效能，社區居民也獲得了賦權、尊重，而與社區的連結更緊密。這樣建構起的歸屬感和社會鍵，也正是正向犯罪學所倡導的犯罪預防策略。而在矯治機構內，情境犯罪預防也能促進矯治效能。例如，監獄擁擠往往是機構內暴力的重要影響因子，採用情境策略以降低監獄內擁擠程度，可以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使得教化矯治活動能有效實施。

因此，情境犯罪預防不僅是一個改變行為控制的環境設計策略，也是正向經驗得以發生的基礎。

綜合而言，雖然情境犯罪預防未具有正向犯罪學的哲學理念，但如能謹慎注意以個人尊嚴、社會脈絡及社區賦權等設計、修改環境，則情境犯罪預防也可以是一種正向犯罪學的表達，兩者不僅未互斥，且可整合成一全方位的犯罪預防典範，在立即安全和長遠社會福祉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二、犯罪終止與復元

根據專研犯罪終止與社會復歸的英國學者 Shadd Maruna 之定義，犯罪終止是指：曾經是持續犯罪者，而已長期不再犯罪，它所指涉是一個過程，甚至是一個旅程，而非單一事件。它並非聚焦於任何改變的時刻，而是聚焦於面對生命的挫折與困難，如何仍能維繫此種不再犯罪的轉變（Maruna, 2001, p. 26）。犯罪終止研究是要從成功者身上學習，以便瞭解犯罪者如何及為何遠離犯罪行為，可說是「希望」（hope）的典範。

Maruna 等人（Maruna, 2004; Maruna & Farrall, 2004; McNeill et al., 2012）區分了所謂「初級終止犯罪」（primary desistance）與「次級終止犯罪」（secondary desistance）。前者是指犯罪偶而發生又停止犯罪，並無個人身分認同或角色的變化，這是一般的犯罪終止。但次級終止犯罪是指，不僅個人長期的不犯罪，同時有個人身分認同為「不犯罪者」（non-offender）的轉變發生，且能面對挫折與障礙，長期維

持此認同。更重要者是能在公共場合的各種社會儀式中，宣布為非犯罪者，是一種去標籤化（delabeling）的過程。這種社會復歸的過程，不僅是人身的一種安置——有地方居住、有穩定收入來源——更重要的是需要社會發揮具象徵意義的道德包容（moral inclusive）。因為只有包容更生人，使其能透過家庭及職業而產生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才能鼓勵長久的終止犯罪。所謂道德包容包括了允許更生人的贖罪、社會的寬恕、接納以及和解（reconciliation）等⁴。

⁴ 儘管 Maruna 與 Farrall (2004) 的論點對終止犯罪研究有極大貢獻，McNeill (2016) 指出終止犯罪應超越身分認同／行為等之改變，而提出了「第三級終止犯罪」(tertiary desistance) 的概念，是一種個人對（道德和政治）社區歸屬的改變。第三級終止犯罪非個人獨力可達成，是一種社會和關係的現象，因此，需要社區對犯罪者復歸社會態度的改變，如包容、協助等。Suzuki 等 (2025) 以 13 篇質性社會復歸研究，整合性分析 (meta-synthesis) 有犯罪經驗者之復歸社會過程，結果發現，更生人由於與犯罪有關之負向標籤，生活中會有不安全感、負向自我形象和不願意與他人共同社會化等。一旦獲得社會及有意義他人之信任和克服標籤，他們會有正向改變及歸屬感。由於第三級終止犯罪是一種社會和更生人互動的過程，因此，社會宜提供更生矯治及再整合的機會。最近，Gray 與 Farrall (2024) 更進一步提出「第四級終止犯罪」(quaternary desistance) 之概念，是指經過多年之犯罪終止後，客觀上／或許主觀上不再與其他正常人口有任何差異，也遠離了持續犯人口。他們以英國定群調查 (British Cohort Survey) 生命史資料中出生於 1970 年 4 月同一個星期之內的嬰兒 (共計 16,135 名) 為研究對象，追蹤其 16 歲開始之犯罪紀錄至 34 歲為止，區分成無犯罪紀錄者、終止犯及持續犯三組。同時收集三組樣本與犯罪有關變項 (如：住宅擁有率、就業、婚姻及孩子數等共 12 項) 至 42 歲。結果發現，在終止犯罪將近 10 年後，其各項犯罪相關指標均與無犯罪組接近或相差無幾，說明終止犯罪在相當一段時間後，其與一般組相差不大，卻與持續犯差異增大，可稱為第四級終止犯罪。

因此，終止犯罪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 (Shachaf-Friedman & Elisha, 2024)，逐漸從犯罪的生活型態轉變為正常的生活型態，而不是單一的事件 (DeLisi, 2005)。從正向犯罪學觀點而言，犯罪終止相似於藥癮復元過程⁵，是從「問題與處遇」(problem and treatment) 模式逐漸轉變為「復元」(recovery) 模式 (Ronel, 2013; Ronel & Elisha, 2022)。詳言之，藥癮復元是一個過程，透過發展生理、情緒、靈性、關係等，使藥癮問題逐漸獲得解決 (Best et al., 2010; McNeill, 2006)；而終止犯罪亦是一個長期且曲折的過程，期間可能會發生危機事件、進步 (甚或退步) 及再復發等 (Ronel & Elisha, 2022)。成功的社會復歸是要鼓勵更

⁵ 於成癮的領域中，治療 (therapy) 逐漸被復元 (recovery) 所取代 (Ronel & Elisha, 2011, 2022)，蓋治療僅是不斷且複雜復元過程中之一面向、作為或階段；而復元除了治療以外，尚須許多其他元素，如社會支持及長久過程等。Best 等 (2017) 指出，藥癮人口和犯罪人口有相當大的重疊，過往藥癮以「減害」(harm reduction) 為策略的政策模式開始向犯罪的終止策略學習，而逐漸改採「復元模式」(recovery model)。兩者使用之詞彙雖有差異，但理論架構和過程近似。Van Roeyen 等 (2017) 檢驗相關文獻後發現，終止犯罪與復元的理論有相似的特性：(1) 兩者均是轉變 (transformation) 的過程，為漸進式、非直線式，且存在復發 (再犯) 現象；(2) 在復元和終止犯罪過程的人們是活躍積極的；(3) 兩者過程均可受相似的因素影響，包括結構性因素 (如：就業、烙印與社會排除)、社會因素 (如：成為父母) 以及主觀因素 (如：個人選擇力 (agency))。Skjærvø 等 (2021) 在挪威針對 341 名接受綜合性處遇的藥物濫用者，於處遇開始一年後進行追蹤研究，發現年紀較長、自我控制改善、遠離毒品交友圈並建立正向人際關係之戒毒成功者，亦影響其終止犯罪。綜上研究可見兩者理論架構的相似性。有關終止與復元的內涵及比較，可見石嘉程 (2024, 頁 43-47) 之整理。

生人尋求正向的人際互動，提供成長與支持，同時也將正向、人性化（如：信仰、同情、寬恕與愛等）以及其具有改變潛能等之訊息傳達予更生人，有如自我實現之預言（Ronel & Elisha, 2022）。

三、修復式正義

修復式正義最能彰顯正向犯罪學的精神：包容犯罪者、受害者及社區，共同討論犯罪造成的傷害、如何修補傷害，以及解決與此次事件有關之問題，使三者再整合至社會中（Ronel, 2013）。面對犯罪議題，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促進具包容性的討論，而不加劇加害者、受害者與社區間的對立與裂解（Walgrave, 2016），以提供正向的療癒經驗（Ronel, 2017）。透過使犯罪者瞭解犯罪所造成之傷害，有助於減少其自我中心（Ronel & Segev, 2014）。此外，與正向犯罪學相同，修復式正義亦認為犯罪是一個轉機，得藉此尋找正向資源及機會，以修補受害者所受情緒、社會和物質等損害，並喚醒犯罪者對於被害的痛苦和創傷等認知；同時也包容加／受害者，鼓勵彼等復歸社會，進而創造一新的願景（Ronel & Elisha, 2011）而共同努力。

Olson 與 Sarver（2022）在回顧修復式正義的相關文獻後發現，修復式正義的最重要元素有五：包容（inclusion）、相遇（encounter）、修補（amends）、再整合（reintegration）以及轉變（transformation）。這些元素充分展現正向犯罪學之精神。因此，修復式正義提供正向且具建設性的經驗，並

強調以社會包容方式進行社會復歸，希冀能降低再犯，同時也鼓勵被害者的復元（Ronel & Elisha, 2022; Ronel & Segev, 2014）。而過去幾十年來修復式正義發展出的方案，包括和（調）解、衝突解決、家庭團體會議及矯治復歸等，從中即可觀察到大量正向犯罪學要素與方法的運用。

四、問題解決法庭

由於刑事司法對犯罪反應的功能有限，因此尋求更具創意的犯罪問題解決方式實有必要。1990 年代以後，美國出現了各式的「問題解決法庭」（problem-solving court），以解決不同類型之犯罪問題（Ronel & Elisha, 2022）。其基本理念是認為，許多犯罪問題源於社經地位低落的問題，故法庭的任務應是解決問題，而非使問題更為惡化。不同的問題解決法庭雖使用相似的方法，卻更進一步擴展至不同的問題與不同的人群（Ronel & Elisha, 2022）。不僅如此，美國的問題解決法庭模式亦向其他地方擴張，而獲許多國家採用，如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荷蘭、南非、以色列等（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Rottman & Bowman, 2014; Schaefer & Beriman, 2019）。評估研究也顯示，問題解決法院能顯著降低再犯率（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問題解決法庭往往採取較全方位的司法架構（holistic judicial framework）來協助解決犯罪者之復歸問題（Ronel & Elisha, 2022）。其基本邏輯是：要治療的是社區，需要強化居民安全感，改善與執法體系的信任關係，以幫助犯罪者

復歸社會。因此，問題解決法庭經常與當地的社福機構、教育、執法或就業訓練等單位共同合作，針對犯罪者的特殊需求或問題而提供協助（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Ronel & Elisha, 2022）。如此不僅可以避免監禁的不良副作用、強化居民的安全感與對刑事司法體系的信任感，較諸監禁，也可以節省許多經費。例如，社區法庭著重於影響居民安全與日常生活的犯罪（如：財產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等），適當地促進犯罪者復歸並納入社區參與，根據社區的需求進行調整，以達修復因犯罪而受損的社區、強化居民安全感等效果（Gal & Dancig-Rosenberg, 2024; Swaner, 2014）。問題解決法庭是正向犯罪學原則之應用，強調社區和家庭連結之重要性，並賦能犯罪者以助其復歸社會（Ronel & Elisha, 2022）。

各種形式之問題解決法庭以毒品處遇法庭最值得重視。Fulkerson (2009) 指出，毒品處遇法庭（Drug Treatment Court）是對成癮問題的回應，而修復式正義則是一新的正義理論典範，兩者均是對當代犯罪行為的嶄新措施。但是，儘管毒品處遇法庭並非學術研究或反思的產物，而是刑事司法實務工作者有鑑於懲罰模式對毒品成癮處分之侷限後的實驗產物，是一種「開放和逐步進化」的實驗機制，但這種機制無疑地含有修復式正義之元素和特徵：如揚棄「懲罰」之道德立論，以處遇為導向，由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處遇提供單位、假釋官（觀護人）等共組處遇團隊。此外，

其採個案管理模式運行，由社工為一個或一群案主協調整合一切助益性的活動，強調服務協調（包含機構間合作）。個案管理的內涵則是以有效能與有效率的方式統整、提供案主所需要之服務，並要達到服務之連續性、促進服務之可近性（accessible）與可責信（accountability）以及增進服務輸送之效率等三個目的。因此，毒品處遇法庭可被視為修復式正義的一種形式。

五、優勢導向之社會復歸策略與美好生活模式

正向犯罪學強調個人優勢的培養，並提供改變的機會，用以使人遠離犯罪與偏差（Shachaf-Friedman & Elisha, 2024）。所謂優勢導向（strengths-based）方法，並非要控制犯罪者，亦非單純地幫助犯罪者，而是將犯罪者視為有能力與才能為社會做出貢獻者（Maruna & LeBel, 2015）。各種優勢方案，如強化溝通能力、提供教育與就業訓練、體育、藝術與社會技能之發展等，均強調個人、人際及社會相處技巧，藉此使參與者能獲得較健康良好的生活型態，適應社會生活而能禁絕偏差生活型態（Ronel & Segev, 2014）。研究發現，透過產生希望、增加自尊、發展感恩、生活滿意及增加互信與互敬等，可以有效降低犯罪者的再犯（Huynh et al., 2015）。找出犯罪者的優勢可以正確引導其能力發展及資源方向，進而逐漸減少負向行為，亦可使更生人在面對生活的重重難關下，仍可建立並保持改變的動力（Ronel & Elisha, 2022）。

優勢導向方法的一個良好例子就是美好生活模式 (Good Lives Model, GLM)。美好生活模式假設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與期望大致相同，而犯罪行為的發生乃導因於缺乏內在或外在條件，使犯罪者無法以利社會的方式追求生活價值 (Ward et al., 2014; Ward & Willis, 2018)。對於美好生活模式而言，復歸的目標是賦予犯罪者足夠的知識、技能、機會與資源，使其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滿足自身需求 (Ward & Brown, 2004; Ward et al., 2014; Ward & Willis, 2018)。因此，美好生活模式能夠對應個人的興趣、能力與期望等，而為一種正向的犯罪矯治觀 (Chu & Ward, 2015)；同時，美好生活模式可引導實務工作者為犯罪者量身訂做干預計畫，幫助犯罪者獲得能力、增加優勢，進而使犯罪者得以符合社會規範的方式實現有意義的個人目標，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非僅是減少犯罪風險 (Ward et al., 2014; Ward & Willis, 2018; Willis & Ward, 2025)。

六、戒癮十二步驟

持續的支持對於成癮者的復元之旅相當重要 (Ronel, 2013)，而在能提供持續支持的途徑中，戒毒無名會 (Narcotics Anonymous, NA) 與戒酒無名會 (Alcoholics Anonymous, AA) 即為廣為人知的自助性團體。在戒毒無名會與戒酒無名會中，成癮者將學習新的價值觀並實踐之 (Ronel, 2013)，其所運用者乃「十二步驟」(12-Step)，

即成癮者作為戒毒無名會與戒酒無名會成員所應遵循的步驟 (Henninger & Sung, 2014)⁶。

成癮者曾經認為飲酒、用藥盡在掌控之中，但事實並非如此，因此認清或承認自己的無力感是戒癮的核心，亦是復元的必要步驟 (Chen & Gueta, 2015)，相關研究亦發現承認無力感能使成癮者產生正向情緒，有助於衝動管理 (Shavidze et al., 2024)。第一步驟坦承自身無能為力後，第二步驟鼓勵成癮者相信更崇高的力量，當成癮者跌落谷底、面臨困境時，仍擁有否極泰來的希望。第三步驟至第七步驟與上蒼息息相關，其協助成癮者轉化以自我為中心之品格相關缺點，將無私的品格納入生活中，並在與上蒼親近的過程中遠離自我中心 (Ronel, 1998)，使成癮者得以在靈性方面達成整合。第八步驟、第九步驟乃成癮者願意向受自身過去行為所傷害之人提出補償與修復，勇於承擔責任。此乃與補償 (restitution) 相關之步驟，代表成癮者透過實際行動向他人表達懺悔 (confession) 及關係之回復，以此整合過往在人際上之缺失 (McCabe, 2015)。第十步驟至第十二步驟則是「維持」(maintain) 的步驟，成

⁶ 戒毒無名會與戒酒無名會之十二步驟內容大致相同，差異在於戒毒無名會使用「成癮」(addiction)，戒酒無名會則使用「酒精」(alcohol)，如戒毒無名會之第一步驟為「我們承認自己對於成癮無能為力，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失控。」，而戒酒無名會之第一步驟為：「我們承認自己對於酒精無能為力，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失控。」。十二步驟的詳細內容，請參照 Narcotics Anonymous (2008) 和 Alcoholics Anonymous (2021)。

癮者專注於當下生活，並藉由此些步驟來持續進行靈性實踐，同時持續信仰比自身更崇高之力量，避免未來再次陷入成癮的深淵（Chen & Gueta, 2015），尤其第十二步驟展現出成癮者對他人無條件的幫助與正向經驗的實現（Chen & Gueta, 2015; Ronel, 1998）。

透過十二步驟，成癮者將逐漸減少自我中心，並且更為利他，使其願意關懷其他人，故十二步驟不僅為成癮者可逐漸復元的重要過程，其中亦展現出正向因素的作用與對成癮者的正向期許，而為正向犯罪學之實踐。目前，台灣有矯正機關嘗試將戒癮十二步驟相關要素納入課程當中，希望以此促使具酒癮議題之收容人得以覺察自身所處之境況，並增進戒癮動機，進而下定決心做出改變（蔡宜璇，2025）。或許未來其他矯正機關在面對具酒癮或藥癮議題之收容人時，可考慮將戒癮十二步驟納入課程當中，作為協助收容人復元之方法。

七、藥癮治療性社區

藥癮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 TC）⁷ 是對於藥癮之一種治療模式，以社區作為治療之主要方法，透過改變居民之認同與生活型態等，進而使其得以復元並復歸社會（De Leon, 2000, 2019; De Leon et al., 2021; Pagis et al.,

2025）。社區本身是藥癮者建立關係與進行活動之日常環境，以幫助藥癮者復元與學習（De Leon, 2022; De Leon et al., 2021），此一環境鼓勵居民傾聽他人想法、誠實地表達感受、於衝突中和平且理性地溝通、信任他人、肯定他人、關心他人、為他人付出、表達感謝等，藉此使居民得建立更為健康的關係（Harvey, 2023）。而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對於居民的改變懷有希望，並對藥癮的復發採取樂觀態度，社區的任務是在居民復發時提供正確的態度、支持以及適當的干預，即可將此種復元路上之挫折轉化為正向學習經驗（Perfas, 2012）。

對於藥癮者而言，接觸復元導向之社會網絡十分重要，藥癮治療性社區即屬之，其提供認識復元價值觀之機會，並於此環境中培養不用藥之自我意識，更使用藥者看見復元之可能性，已復元之前居民亦願意在用藥者邁向復元之過程中提供支持，社會支持與社會學習相互結合，進而形成「充滿希望」之環境（Best, 2019）。相關研究指出，社區中充滿關懷的同儕與工作人員對於居民的復元有正向影響（Gueta et al., 2021; Harvey, 2023; Ronel et al., 2015；石嘉程，2024；朱群芳等，2019），甚至藥癮治療性社區有助於居民減少自我中心（Ronel et al., 2015；石嘉程，2024）。故藥癮治療性社區是正向犯罪學的實踐：作為充滿希望的人本治療模式，在認為人有改變潛能之前提下，對居民抱持開放、接納與不放棄之態度，將重點置於居民本身之改變，且容許藥癮者復發，從中可見正向犯罪學所強調對話、包容、接納之精

⁷ 須注意的是，實務上使用「治療性社區」一詞者，包含針對精神疾患患者予以治療之治療性社區（Kennard & Haigh, 2012）。而本文所指之治療性社區，乃發軔於 1960 年代之美國的藥癮治療性社區。

神；此外，藥癮治療性社區試圖透過各種正向經驗，包括來自居民之相互幫助、工作人員之關懷、完成工作之成就感等，使居民於無藥、無暴力之環境中，達成正向之改變，此與正向犯罪學試圖透過正向經驗帶來改變之方式不謀而合（石嘉程，2024）。

伍、有關正向犯罪學之挑戰

雖然正向犯罪學強調個人成長、優勢、尊嚴及治療復歸等，較不強調懲罰，吸引了相當的興趣與支持，但它仍在成長形成與討論階段，難免有缺失與挑戰，現說明如下。

一、實證上仍顯脆弱，有待強化

除了修復式正義有較多的評估證據（如：統合分析）支持（Bonett et al., 2025; Fulham et al., 2023; Sherman et al., 2015），與傳統以證據為導向的犯罪學相比較，正向犯罪學之實證支持證據仍屬有限，尤其是較缺乏縱貫性的追蹤調查研究（longitudinal follow-up research）。Farrington 與 Hawkins（2019）曾以早期在 Boston 實施的 Cambridge-Somerville 青少年犯罪預防方案為例，早期干預反而對樣本未來健康、就業等產生不良影響，說明追蹤調查的重要性。而在終止犯罪或復歸方案中，有些是根據零散的成功故事，而非嚴謹、縱貫性的量化研究。例如，Ronel 等（2015）針對一猶太治療性社區所進行的訪談研究發現，居民有自我整合（self-integration）、心靈逐漸成長和諧、福祉感（well-

being）及情緒成熟等正向發展，但其樣本僅有 10 人。此外，雖有研究肯定美好生活模式對於犯罪者之應用（如 Fortune, 2018），但 Purvis 等（2011）對美好生活模式缺少強固證據提出質疑，且認為該模式過於理想化，忽略了結構不平等的影響。

二、過度強調個人改變，忽略了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或系統上的不平等

正向犯罪學的討論大多聚焦於個人內在或意志的改變，而較易忽略社會與結構性因素（對犯罪行為）的影響，如貧窮、族群或其他系統性的不平等。又如，Nugent 與 Schinkel（2016）訪談 9 名長期刑更生人和 5 名短期刑更生人，發現無論長短期刑更生人均有「終止犯罪的痛苦」（pain of desistance），包括了孤獨的痛苦（pain of isolation）——為了避免犯罪，常要遠離以往的朋友們；認同的痛苦（pain of identity）——為了避免犯罪，常須尋找就業機會，但前科常使他們的機會流失，犯罪終止的願望也因此與現實扞格；失望的痛苦（pain of hopelessness）——無法全然參與他們想要的生活目標，因此漸失希望，只求存在而已。現實上，終止犯罪、復歸社會必須要能克服這些痛苦與就業、住宅等障礙，並不全然的歡愉或正向。Wakeling（2022）訪談 6 位性犯罪更生人指出，終止犯罪並非線性發展或一蹴可幾，而是充滿了挫敗，若要避免再犯，則需要長存的結構性支持，包括技能發展、社會接納等。

但最近 Shachaf-Friedman 與 Elisha (2024) 的研究指出，只要給予機會，犯罪者能夠也願意改善自己，透過賠償損害和接受治療等作為，以回應社會的接納和人道化處遇方式。

三、缺少理論之嚴謹度及明確度

正向犯罪學並非統一而一致的理論架構，主要是從不同學科摘取能促進犯罪終止或社會復歸的正向元素，而為不同學科、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間共通對話的基礎，但也因此於概念上顯得較模糊而缺少明確度。且常以寬恕、道歉、靈性發展及美好生活等為處遇元素，忽略了社會系統性的不平等或偏見對行為的影響。

四、有時對被害人需求的邊緣化

正向犯罪學較專注於犯罪者的矯治，因此，有時對被害者的需求或關注度較不足，甚至有可能疏離了被害人，或對被害人所受傷害缺少討論，從而易於輕看或削弱被害人的傷害經驗。

五、對於某些高風險或傷害過於天真

儘管如 Shachaf-Friedman 與 Elisha (2024) 指出，以修復式正義方式處理嚴重犯罪仍較傳統方式顯得更為有效且正向。然而，正向犯罪學可能會輕忽某些具暴力史的犯罪者所造成的危險性，以同理或寬恕等為處遇優先而忽略大眾安全，或忽略對被害人的影響，如此可能過於理想或天真。

六、實務運用上之侷限性

正向犯罪學的某些實務，如藥癮治療性社區、戒癮十二步驟等方案早在各地被援引於成癮治療，但也須因各地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進行修正。亦即，正向犯罪學的相關實務，於應用上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模式，仍受不同文化、地域或法律體系的限制，且須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例如，美國的藥癮治療性社區相當注重藥癮者之自助與互助，大多由已復元之前居民主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運作，然此等模式傳入歐洲後開始納入專業工作者，打破原本全然自助之性質；此外，該治療模式傳入其他國家後，開始兼容不同的宗教與文化傳統，幫助藥癮者得以適應與接受，進而更穩定地邁向復元（石嘉程，2024）。因此，正向犯罪學之相關實務需要針對各地之文化、政策等而為相應之調整。此部分如何為之，尤其是相關模式於台灣之引進與運用，實有賴相關實證研究之分析與支持。

總而言之，雖然正向犯罪學對於矯治和復歸提供一條充滿希望且人道化的願景，但它也須面對有關其理論清晰度、實證支持及適應不同文化或地域等的挑戰。只有適切地回應這些挑戰，正向犯罪學才能獲得更多、更廣大的支持。

陸、結論

根據矯正統計，台灣從 2020 年至 2024 年共 157,492 位收容人出獄（刑滿出獄者 113,468 位；假釋出獄者 44,024

位），亦即每年平均約 31,498 人自監獄釋放（法務部統計處，2025），人數如此眾多，可說是對於公共安全以及出獄者成功社會復歸的巨大挑戰。但如更生人能成功復歸社會，則可以相當程度降低再犯率並提升公共安全。面對社會復歸的許多障礙，如就業、就學、家庭內及社會排斥等，刑事司法工作者應將「社會復歸」列為矯正重點工作，瞭解其重要概念及運作模式，而世界各國的趨勢亦復如此（Bazemore & Maruna, 2009）。

過往的犯罪學研究在理論上較關注負面「差異」與「特徵」，在政策與執行上則較著重「排除」、「懲罰」與「標籤」等，正向犯罪學則較為關注正向「優勢」、「融合」、「幸福」與「關懷」等，為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究開啟一嶄新的觀點與領域，是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的新綠洲（許春金，2022）。正向犯罪學撇除犯罪決定論的色彩，樂觀地認為只要有適當的條件，人就有改變、復歸的可能，是一種「希望」的典範，並採用獨特而具創造性的概念架構，有助於犯罪者復歸與社會整合之過程。冀望正向犯罪學的補充能使犯罪學的視野更為寬廣與深入，為犯罪預防與犯罪者之社會復歸做出更好的貢獻，從而有益於社會整合。

但應注意，正向犯罪學並非要人們忽略造成犯罪的原因以及犯罪所帶來的痛苦，而是更具前瞻性與未來性，將目光延伸至如何透過正向要素使更生人能順利復歸社會，社會也能變得更加美好。此外，正向觀點在當前犯罪學領域中仍未獲足夠的重視，台灣有關於正向犯罪學之研究仍是相當

缺乏，相關研究及創新仍有待努力，如正向受害者學、正向刑事司法的研究等。尤其，犯罪者回到社會的過程將面臨重重挑戰（如：汙名化），故終止不僅是犯罪者個人層面的改變，更有賴於社會提供復歸的實質機會（Petrich et al., 2022; Suzuki et al., 2025），社會對此責無旁貸。

Maruna 與 LeBel（2015）指出，早在 1957 年美國修復式正義的先驅 Albert Eglash 即已形成有別於傳統模式的「以創意性或個人優勢為基礎的修復式社會復歸策略」（creative or strength-based restorative approach to reentry），而具有以下特徵：（1）是一個有建設性、有創造性又沒有限制、有生產性的活動；（2）是受到引導、但自我決定的行為；（3）以團體為基礎、互相支持的優勢特徵。Maruna 與 LeBel（2015）形容更生人對受害者之創造性、生產性的賠償或修復活動是正義的實踐，但這也只是復歸社會的第一哩路。第一哩路是處罰、賠償或贖罪，但犯罪者不會因此變得更好，只有在完成第二哩路才能恢復善意與和諧。第二哩路的例子是要讓曾犯錯的人提供幫助給他人，使他們不要再入獄。透過成為一個專業的前在監者（因為我進過監獄，我有資格幫助別人），或者是一個受過傷害的治療師角色（因為我曾受過創傷現已痊癒，所謂的 wounded healer），而能分享自己的經驗、智慧與希望，以協助那些仍在復歸道路的更生人，這是社會復歸的第二哩路。最後，由正在復元路上許多受過傷的療癒者所組成的自我幫助團體（如前述的戒酒無名會、戒毒無名會等），這些志願者們可以產生「一種歸屬感或團

結精神」，分享經驗、力量及希望，這是社會復歸的第三哩路。因此，社會應提供犯罪者復歸社會的另一次機會，個人獨力難克服這許多困難。

最後，人們可以以正向犯罪學的概念架構為起點，努力創造一個轉型而有希望的社會願景，同時能改變他人的生命歷程，豐富眾人的生命和社會，其貢獻可包括社會融合、同理、轉變、修復和心靈的提升等。正向犯罪學探討如何藉著包容、關懷而成長，如何尋找優點、強項，並且加以擴充，而不是只尋找弱點並加以修補。它是一個開創性過程，將障礙變成機會，終使韌性成長。因為，負傷治癒者（wounded healers）最重要事情並不是他們是受傷的（負面），而是他們是治癒的（正面）。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 ☆ 石嘉程（2024）。藥癮治療性社區概念與本土個案復元歷程之探討（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4e4gr5>
- ☆ 朱群芳、巫梓豪、李潼蕙、賴苓蕙（2019）。負面情緒、自我效能、治療同盟與同儕支持對毒癮戒治處遇效果影響程度之探討。*藥物濫用防治*，4（2），頁 75-103。[https://doi.org/10.6645/JSAR.201906_4\(2\).4](https://doi.org/10.6645/JSAR.201906_4(2).4)
- ☆ 法務部統計處（2025）。*法務統計年報（113年）*。中華民國法務部。
- ☆ 許春金（2022）。*人本犯罪學——控制理論與修復式正義*（增訂三版）。三民書局。
- ☆ 許春金、呂宜芬、游伊君、黃富源、蔡德輝（2022）。慢性犯罪者概念及復歸問題之檢視——兼論美國近代社會復歸法案之借鏡。*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33），頁 181-232。[https://doi.org/10.6460/CPCP.202212_\(33\).04](https://doi.org/10.6460/CPCP.202212_(33).04)
- ☆ 蔡宜璇（2025）。不同類型戒酒自助團體復元要素之比較：以台灣戒酒無名會與矯正機關戒酒半自助團體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syn25u>

二、英文部分

- ☆ Agaibi, C. E., & Wilson, J. P. (2005). Trauma, PTSD, and Resili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rauma, Violence, & Abuse*, 6(3), 195-216.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05277438>

- ☆ Albee, G. W. (1982). Preventing psychopathology and promoting human potenti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9), 1043-105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7.9.1043>
- ☆ Alcoholics Anonymous. (2021). *Twelve Steps and Twelve Traditions*. Alcoholics Anonymous World Services, Inc.
-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4). *The Road to Resil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advising.unc.edu/wp-content/uploads/sites/341/2020/07/The-Road-to-Resiliency.pdf>
-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February 1). *Building your resilience*. <https://www.apa.org/topics/resilience/building-your-resilience>
- ☆ Antonovsky, A. (1979). *Health, Stress and Coping* (1st ed.). Jossey-Bass.
- ☆ Bazemore, G., & Maruna, S. (2009). 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Reentry Context: Building New Theory and Expanding the Evidence Base. *Victims & Offenders*, 4(4), 375-384.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0903227446>
-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1st ed.). Free Press.
- ☆ Ben Yair, Y., Ozeri, K., York, A. S., & Ronel, N. (2025). The Contribution of Volunteering to Volunteers' Life: The Case of Volunteering Beneficiaries Turned Volunte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9(2-3), 249-266.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231165424>
- ☆ Ben Zvi, T., & Haimoff-Ayali, R. (2015). The effect of “the good” and the self-centeredness barrier –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the lived reality of youth at risk.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32-51).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4>
- ☆ Bensimon, M. (2024). Creating a Benevolent World: Exploration of a Music-Bas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r Formerly Incarcerated Individ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8(4), 317-33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221102829>
- ☆ Best, D. (2019). *Pathways to Recovery and Desistance: The Role of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Hope* (1st ed.).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51952/9781447349310>
- ☆ Best, D., Irving, J., & Albertson, K. (2017). Recovery and desistance: what the emerging recovery movement in the alcohol and drug area can learn from models of desistance from offending.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25(1), 1-10. <https://doi.org/10.1080/16066359.2016.1185661>
- ☆ Best, D., Rome, A., Hanning, K. A., White, W., Gossop, M., Taylor, A., & Perkins, A. (2010). *Research for recovery: a review of the drugs evidence base*. Scottish Government Social Research.
- ☆ Bogdan, R., & Taylor, S. (1987). Toward a Sociology of Acceptance: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udy of Deviance. *Social Policy*, 18(2), 34-39.
- ☆ Bonett, R., Lloyd, C. D., Stone, A. G., & Ogloff, J. R. P. (2025). Group Conferencing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Rates of Repeated Recidivism Among Higher-Risk Youth and There are Enhanced Effects Based on Who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23(1), 72-93. <https://doi.org/10.1177/15412040241258952>
- ☆ Braithwaite, J. (1989).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4618>
- ☆ Braithwaite, J. (2000). Shame and criminal jus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2(3), 281-298. <https://doi.org/10.3138/cjcrim.42.3.281>
- ☆ Chen, G., & Gueta, K. (2015).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the 12-Step program.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208-220).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17>
- ☆ Chu, C. M., & Ward, T. (2015). The Good Lives Mode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Working positively with sexual offenders.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140-161).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12>
- ☆ De Leon, G. (2000).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eory, Model, and Method* (1st ed.).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891/9780826116673>
- ☆ De Leon, G. (2019).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Evolutionary Arc and the Opioid Epidemic. In J. D. Avery & K. A. Kast (Eds.), *The Opioid Epidemic and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Model: An Essential Guide* (1st ed., pp. 9-22).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6273-0_2
- ☆ De Leon, G. (2022).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for substance abusers in correctional setting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G. Akerman & R. Shuker (Eds.), *Global Perspectives on Interventions in Forensic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A Practitioner's Guide* (1st ed., pp. 155-178). Routledge.
- ☆ De Leon, G., Perfas, F. B., Joseph, A., & Bunt, G. (2021).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for Addictions: Essential Elements, Cultural, and Current Issues. In N. el-Guebaly, G. Carrà, M. Galanter, & A. M. Baldacchino (Eds.), *Textbook of Addiction Treatmen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2nd ed., pp. 697-707).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36391-8_48
- ☆ DeLisi, M. (2005). *Career Criminals in Society* (1st ed.). SAGE Publications, Inc. <https://doi.org/10.4135/9781452204383>
- ☆ Domínguez, M., & Montolio, D. (2021). Bolstering community ties as a mean of reducing crim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1, 916-945.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21.09.022>
- ☆ Elisha, E., & Ronel, N. (2023).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Positive Criminolog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view*, 34(1), 8-19. <https://doi.org/10.1177/08874034211065992>
- ☆ Elisha, E., Idisis, Y., & Ronel, N. (2012). Window of opportunity: Social acceptance and life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imprisoned sex offende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4), 323-332.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2.03.004>
- ☆ Elisha, E., Idisis, Y., & Ronel, N. (2013). Positive criminology and imprisoned sex offenders: Demonstration of a way out from a criminal spin through acceptanc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 19(1), 66-80. <https://doi.org/10.1080/13552600.2011.638145>

- ☆ Enright, R. D., Xu, J. W., Rapp, H., Evans, M., & Song, J. Y. (2022).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of Agape Lov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42(4), 220-237. <https://doi.org/10.1037/teo0000202>
- ☆ Farrington, D. P., & Hawkins, J. D. (2019). The Need for Long-term Follow-ups of Delinquency Prevention Experiments. *JAMA Network Open*, 2(3), Article e190780. <https://doi.org/10.1001/jamanetworkopen.2019.0780>
- ☆ Fortune, C.-A. (2018). The Good Lives Model: A strength-based approach for youth offende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38, 21-30.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avb.2017.11.003>
- ☆ Frankl, V. E. (1988). *The Will to Meaning: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Logotherapy* (expanded ed.). Penguin.
- ☆ Fulham, L., Blais, J., Rugge, T., & Schultheis, E. A. (2023).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torative justice programs: A meta-analysis of recidivism and other relevant outcomes.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https://doi.org/10.1177/17488958231215228>
- ☆ Fulkerson, A. (2009). The drug treatment court as a form of restorative justice.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12(3), 253-267. <https://doi.org/10.1080/10282580903105772>
- ☆ Gal, T., & Dancig-Rosenberg, H. (2024). Evaluating the Israeli Community Courts: Key Issue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International Annals of Criminology*, 62(1), 104-140. <https://doi.org/10.1017/cri.2024.11>
- ☆ Gal, T., & Wexler, D. B. (2015). Synergizing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and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85-97).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7>
- ☆ Gill, C., Weisburd, D., & Telep, C. (2016). Community Policing. In T. Blomberg, J. Brancale, K. Beaver, & W. Bales (Eds.), *Advancing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1st ed., pp. 119-128).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37874-16>
- ☆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1st ed.). Prentice-Hall.
- ☆ Gold, D., Sutton, A., & Ronel, N. (2017). Non-Violent Empowerment: Self-Help Group for Male Batterers on Recovery.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2(20), 3174-3200.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5596980>
- ☆ Gray, E., & Farrall, S. (2024). Life after crime and punishment? Lifestyles changes and quaternary des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6(1), 75-105. <https://doi.org/10.36889/IJCJ.2024.003>
- ☆ Gueta, K., & Chen, G. (2015). 'Pulling myself up by the bootstraps': Self-change of addictive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221-233).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18>
- ☆ Gueta, K., Chen, G., & Ronel, N. (2021). Maintenance of long-term recovery from substance use: a mixed methods study of self- and treatment-changers.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Policy*, 28(5), 511-522. <https://doi.org/10.1080/09687637.2020.1800592>
- ☆ Harvey, C. (2023).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experience: from prison to home in Ohio. In C. Harvey (Ed.), *The Therapeutic*

- Communit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st ed., pp. 7-54).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0-323-98816-2.00009-5>
- ☆ Hayes, H., & Daly, K. (2003).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and reoffending. *Justice Quarterly*, 20(4), 725-764. <https://doi.org/10.1080/07418820300095681>
- ☆ Hayes, H., McGee, T. R., & Cerruto, M. (2011). Explain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Offending Behaviour after a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 *Current Issues in Criminal Justice*, 23(2), 127-143. <https://doi.org/10.1080/10345329.2011.12035915>
- ☆ Henninger, A., & Sung, H.-E. (2014). History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In G. Bruinsma & D. Weisbur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1st ed., pp. 2257-2269). Springer New York.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4-5690-2_278
- ☆ Huynh, K. H., Hall, B., Hurst, M. A., & Bikos, L. H. (2015). Evaluation of the Positive Re-Entry in Corrections Program: A 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With Prison Inm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9(9), 1006-1023.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4523385>
- ☆ Kennard, D., & Haigh, R. (2012).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In M. Gelder, N. Andreasen, J. Lopez-Ibor, & J. Geddes (Eds.), *New Oxford Textbook of Psychiatry* (2nd ed., pp. 1391-13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med/9780199696758.003.0175>
- ☆ Kohlberg, L. (1981).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Moral Stages and the Idea of Justice* (1st ed.). Harper & Row.
- ☆ Laub, J. H., & Sampson, R. J. (2003). *Shared Beginnings, Divergent Lives: Delinquent Boys to Age 70* (1st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1q3z28f>
- ☆ Lemert, E. M. (1967).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 (1st ed.). Prentice-Hall.
- ☆ Maruna, S. (2001). *Making Good: How Ex-Convicts Reform and Rebuild Their Lives* (1st ed.).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0430-000>
- ☆ Maruna, S. (2004).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Safer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rime Reduction & Community Safety* (22), 12-14.
- ☆ Maruna, S., & Farrall, S. (2004). Desistance from Crime: A Theoretical Reformulation. *Ko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43(2), 171-194. https://doi.org/10.1007/978-3-322-80474-7_7
- ☆ Maruna, S., & LeBel, T. P. (2015). Strengths-based restorative approaches to reentry: The evolution of creative restitution, reintegration and destigmatization.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65-84).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6>
- ☆ Maslow, A. H. (2004).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A Reconnaissance*. Maurice Bassett.
- ☆ McCabe, I. (2015). *Carl Jung and Alcoholics Anonymous: The Twelve Steps as a Spiritual Journey of Individuation* (1st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429472695>
- ☆ McFarlane, R. (2023).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J. Giordmaina & M. Scalpello (Eds.), *Systemic Approaches In Rehabilitation in a Prison*

- Setting: Inclusive Educ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Model for Juvenile Offenders* (1st ed., pp. 23-48). European Commission.
- ☆ McNeill, F. (2006). A desistance paradigm for offender management.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6(1), 39-62. <https://doi.org/10.1177/1748895806060666>
- ☆ McNeill, F. (2016). Desistance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Scotland. In H. Croall, G. Mooney, & M. Munro (Eds.), *Crime, Justic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1st ed., pp. 200-216).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5669>
- ☆ McNeill, F., Farrall, S., Lightowler, C., & Maruna, S. (2012). *How and why people stop offending: Discovering desistance*.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Services.
- ☆ Narcotics Anonymous. (2008). *Narcotics Anonymous Basic Text 6th Edition Hardcover* (6th ed.). Narcotics Anonymous World Services, Inc.
- ☆ Nikolic-Ristanovic, V. (2014). Making people happy is the best crime prevention: Towards happy-making crimin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4), 401-409. <https://doi.org/10.1177/1477370814536323>
- ☆ Nugent, B., & Schinkel, M. (2016). The pains of desistance.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16(5), 568-584. <https://doi.org/10.1177/1748895816634812>
- ☆ Ohayon, S., & Ronel, N. (2024). Multi-Dimensional Recovery and Growth Among the Homeless: A Positive Criminolog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8(16), 1694-1716.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221144292>
- ☆ Olson, J., & Sarver, R. S. (2022). How Restorative are You? Introducing the Restorative Index. *Victims & Offenders*, 17(6), 941-973.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6.2021.1942358>
- ☆ Pagis, M., Elbaz, A., & Ben Yair, Y. (2025). The Different Faces of Religion in Therapy: 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Study of a Religion-Based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Addiction Recovery in Israel.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64(1), 64-81. <https://doi.org/10.1007/s10943-024-02152-y>
- ☆ Pepinsky, H. (1991). Peacemaking in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H. Pepinsky & R. Quinney (Eds.), *Criminology as Peacemaking* (1st ed., pp. 299-327).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 Pepinsky, H. (2006). *Peacemaking: Reflections of a Radical Criminologist* (1st ed.).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 ☆ Pepinsky, H. (2015). Peacemaking.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109-113).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9>
- ☆ Pepinsky, H., & Quinney, R. (Eds.) (1991). *Criminology as peacemaking* (1st e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 Perfas, F. B. (2012). *Deconstructing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A Practice Guide for Addiction Professionals* (1st ed.). Hexagram Publishing.
- ☆ Petrich, D. M., Cullen, F. T., Lee, H., & Burton, A. L. (2022). Prisoner Reentry Programs. In E. Jeglic & C. Calkins (Eds.), *Handbook of Issues in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st ed., pp. 335-36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77565-0_18

- ☆ Purvis, M., Ward, T., & Willis, G. (2011). The Good Lives Model in Practice: Offence Pathways and Case Manage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robation*, 3(2), 4-28. <https://doi.org/10.1177/206622031100300202>
- ☆ Quinney, R. (1991). The way of peace: On crime, suffering and service. In H. Pepinsky & R. Quinney (Eds.), *Criminology as Peacemaking* (1st ed., pp. 3-13).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 Quinney, R. (1993). A life of crime: crimin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s peacemaking.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16(2), 3-9. <https://doi.org/10.1080/0735648X.1993.9721490>
- ☆ Rashid, T., Summers, R. F., & Seligman, M. E. P. (2024). Positive Psychology Model of Mental Function and Behavior. In A. Tasman, M. B. Riba, R. D. Alarcón, C. A. Alfonso, S. Kanba, D. Lecic-Tosevski, D. M. Ndeti, C. H. Ng, & T. G. Schulze (Eds.), *Tasman's Psychiatry* (5th ed., pp. 1055-1078).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51366-5_28
- ☆ Reinikainen, J. (2005). The Golden Rule and the Requirement of Universalizability.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39(2), 155-168. <https://doi.org/10.1007/s10790-006-8363-y>
- ☆ Ronel, N. (1998). Twelve-Step Self-Help Groups: The Spontaneous Emergence of "Grace Communities".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20(3), 53-72.
- ☆ Ronel, N. (2013). From Criminal Spin to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K. Jaishankar & N. Ronel (Eds.), *Global Criminology: Crime and Victimization in a Globalized Era* (1st ed., pp. 335-351). Routledge. <https://doi.org/10.1201/b13925-23>
- ☆ Ronel, N. (2015a). How can criminology (and victimology) become positive?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13-31).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3>
- ☆ Ronel, N. (2015b). Why victimology should stay positive: The ongoing need for positive victimology. *Temida*, 3-4(5-16). <https://doi.org/10.2298/TEM1504005R>
- ☆ Ronel, N. (2017). How Can Victimology Become Positive? In K. Jaishankar (Ed.), *Interpersonal Criminology: Revisiting Interpersonal Crimes and Victimization* (1st ed., pp. 191-200). Routledge. <https://doi.org/10.1201/9781315368528-17>
- ☆ Ronel, N., & Elisha, E. (2011).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troducing Positive Crimi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5(2), 305-32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09357772>
- ☆ Ronel, N., & Elisha, E. (2022). Positive Crimin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E. Erez & P. Ibarra (Eds.),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Criminology, Volume 2* (1st ed., pp. 998-10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ref/9780190883140.001.0001>
- ☆ Ronel, N., & Segev, D. (2014).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8(11), 1389-1407.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3491933>
- ☆ Ronel, N., & Segev, D. (2015). Introduction: 'The good' can overcome 'the bad'.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3-12).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2>

- ☆ Ronel, N., & Toren, Y. a. T. (2012). Positive victimology: An innovation or “more of the same”? *Temida*, 15(2), 171-180. <https://doi.org/10.2298/TEM1202171R>
- ☆ Ronel, N., Chen, G., & Elisha, E. (2015). Application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in Returno—A Jewish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People with Addictions.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54(2), 122-141. <https://doi.org/10.1080/10509674.2015.1009964>
- ☆ Ronel, N., Frid, N., & Timor, U. (2013). The Practice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A Vipassana Course in P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7(2), 133-153.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1427664>
- ☆ Rottman, D. B., & Bowman, J. (2014). Problem-Solving Courts. In G. Bruinsma & D. Weisbur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1st ed., pp. 4000-4010).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4-5690-2_204
- ☆ Sampson, R. J., & Laub, J. H. (1993).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1st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Schaefer, L., & Beriman, M. (2019). Problem-Solving Courts in Australia: A Review of Problems and Solutions. *Victims & Offenders*, 14(3), 344-359.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6.2019.1595245>
- ☆ Seligman, M. E. P. (2002). 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Therapy. In C. R. Snyder &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st ed., pp. 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Seligman, M. E. P., & Csikszentmihalyi, M. (2000).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5-14.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5>
- ☆ Shachaf-Friedman, E., & Elisha, E. (2024). Signifiers of desistance from a positive criminology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responsibility taking in restorative proceedings.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https://doi.org/10.1177/17488958241283949>
- ☆ Shavidze, S., Ronel, N., & Gueta, K. (2024). Reframing Powerlessness in the Addiction Recovery Proces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https://doi.org/10.1177/00220426241300915>
- ☆ Shean, M. (2015). *Current theories relating to resilience and young people: A literature review*. Victorian Health Promotion Foundation.
- ☆ Sherman, L. W., Strang, H., Mayo-Wilson, E., Woods, D. J., & Ariel, B. (2015). Are Restorative Justice Conferences Effective in Reducing Repeat Offending? Findings from a Campbell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31(1), 1-24. <https://doi.org/10.1007/s10940-014-9222-9>
- ☆ Skjærvø, I., Clausen, T., Skurtveit, S., & Bukten, A. (2021). Desistance from crime following substance use treatment: the role of treatment retention, social network and self-control. *BMC Psychiatry*, 21, Article 563.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21-03518-2>
- ☆ Southwick, S. M., Bonanno, G. A., Masten, A. S., Panter-Brick, C., & Yehuda, R. (2014). Resilience definitions, theory, and challeng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uropean Journal of*

- Psychotraumatology*, 5(1), Article 25338. <https://doi.org/10.3402/ejpt.v5.25338>
- ☆ Suzuki, M., Sagara, S., Yamawaki, N., & Hashiba, N. (2025). A path to tertiary desistance: A 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 *Punishment & Society*, 27(2), 360-379. <https://doi.org/10.1177/14624745241264298>
- ☆ Swaner, R. (2014). Community Courts. In G. Bruinsma & D. Weisbur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1st ed., pp. 408-416).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4-5690-2_199
- ☆ Tannenbaum, F. (1938). *Crime and the Community* (1st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7312/tann90782>
- ☆ The Sentencing Project. (2024, May 21). *Mass Incarceration Trends*. <https://www.sentencingproject.org/reports/mass-incarceration-trends/>
- ☆ Thin, N. (2014). Positive Sociology and Appreciative Empathy: History and Prospect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9(2), 1-14. <https://doi.org/10.5153/sro.3230>
- ☆ Tifft, L. L. (2002). Crime and Peace: A Walk With Richard Quinney. *Crime & Delinquency*, 48(2), 243-262.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02048002004>
-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0). *Handbook on the Crime Prevention Guidelines: Making them work*. United Nations.
- ☆ Van Roeyen, S., Anderson, S., Vanderplasschen, W., Colman, C., & Vander Laenen, F. (2017). Desistance in drug-using offenders: A narrative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4(5), 606-625. <https://doi.org/10.1177/1477370816682980>
- ☆ Wakeling, H. (2022). Relapses and challenges of desistance: Hearing the voices of men convicted of sexual offences on release from prison. *Prison Service Journal*(260), 49-56.
- ☆ Walgrave, L. (2016). Positive criminology, criminology of trust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Restorative Justi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3), 424-434. <https://doi.org/10.1080/20504721.2016.1243858>
- ☆ Ward, T., & Brown, M. (2004). The good lives model and conceptual issues in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Crime & Law*, 10(3), 243-257.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0410001662744>
- ☆ Ward, T., & Willis, G. M. (2018). The Rehabilitation of Offenders: Good Lives and Risk Reduction. In G. M. Davies & A. R. Beech (Eds.), *Forensic Psychology: Crime, Justice, Law, Interventions* (3rd ed., pp. 661-687). John Wiley & Sons, Ltd. <https://doi.org/10.1002/9781394259281.ch23>
- ☆ Ward, T., Göbbels, S., & Willis, G. M. (2014). Good Lives Model. In G. Bruinsma & D. Weisbur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1st ed., pp. 1966-1976). Springer New York.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4-5690-2_343
- ☆ Willis, G. M., & Ward, T. (2025). Evidence for the Good Lives Model in Supporting Rehabilitation and Desistance from Offending. In L. A. Craig, L. Dixon, & T. A. Gannon (Eds.), *The Wiley Handbook of What Works in Correctional Rehabilitation: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Theory,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2nd ed., pp. 299-309). John Wiley & Sons Ltd. <https://doi.org/10.1002/9781119893073.ch22>

- ☆ Wozniak, J. F. (2002). Towar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eacemaking Criminology: An Essay in Honor of Richard Quinney. *Crime & Delinquency*, 48(2), 204-231.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0248002002>
- ☆ Wozniak, J. F. (2014). Unlocking the Legal System from Vengeance, Harm, and Punitive Justice: Toward a Compassionate Revolution of Peace, Caring, and Unitive Justic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 Philosophical Criminology*, 6(3), 232-249.



「讓聲音被聽見」： 司法詢問員制度如何促進 弱勢者之司法近用權？ ——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為中心之質性探討

葉家琪*、黃蘭嫻**

要目

壹、前言	二、紐西蘭的溝通協助員 (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CA)
一、司法詢問員之歷史源起	三、南非的中介人服務 (Intermediary Service)
二、聯合國對司法近用權的宣示	四、美國佛蒙特州的 溝通支援專家 (Communication Support Specialists)
三、我國司法詢問員制度之源起及沿革	五、各國制度與我國的比較
貳、各國司法中介人制度探討	
一、英國的註冊中介人 (Registered Intermediaries, RI)	

DOI : 10.6460/CPCP.202604_(43).0003

*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家庭暴力防治官，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通訊電子信箱：akiyeh0209@gmail.com。

**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犯罪學博士。